

# 談「的」字（準）定語結構 ——以四縣客家話名物化為例<sup>\*\*</sup>

鍾 敘 逸<sup>\*</sup>

## 摘要

本文從比較句法的角度，考察四縣客家話的名物化現象，並且和國語相對照。主要針對表領屬的定語用法，以及作動名詞短語使用的準定語，探討（準）定語的內部句法結構和語義詮釋，定位「的」句法地位。客家話的動名詞短語受到有生性（animacy）影響，呈現主語、賓語不對稱性，可見句法運作和詞彙語義特徵之間的交互作用。句法上，客家話「个」（的）在動名詞結構和定語結構，擔任不同的句法功能。定語結構的「个」擔任「敘述語」（Relator），建立所有者和領有物之間的主述關係；動名詞短語的「个」則為「聯結語」（Linker），投射出指示語以進行「述語反轉」（Predicate Inverse），聯結施事者和動作行為、完成名物化。客家方言提供了比較語法研究平臺，釐清準定語和定語兩者句法、語義的差異，同時觀察到有生性之於句法運作，不僅在客家話的名物化，更具跨語言性的影響。

**關鍵詞：**客家、定語、名物化、述語反轉、有生性、比較語法

---

2014 年 7 月 7 日收稿，2016 年 3 月 11 日修訂完成，2016 年 3 月 14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廈門大學海外教育學院華文系助理教授。

\*\* 本文承蒙國立清華大學蔡維天教授、連金發教授、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江敏華教授和國立聯合大學楊中玉教授等學者指正，並給予寶貴意見。《漢學研究》兩位匿名審查人提問也敦促本文論述更為清晰，在此一併致謝。感謝發音人大力協助使本文調查得以順利完成。本文獲廈門大學科研基金支助，在此表達感謝。如有任何缺漏，概由作者負責。

## 一、前　言

國語「的」功能多樣，常有許多出人意表的現象。表領屬的「的」位在定語位置，定語位置的「的」卻往往不只領屬義一種詮釋。例如同樣是「的」字短語，在(1)中表示領屬，表達人際關係或物件所有權；然而，(2)的用法卻不再詮釋為領屬語義，而是指在特定行為上的表現，「他當老師」的行為、「他駕車」的行為，這類用法的「的」稱為準定語（請參看朱德熙 1982）。近年研究更將準定語用法分析為動名詞短語（gerundive phrase, GP），進行名物化（請參看 Huang 1997, 2008；鄧思穎 2008, 2009）。<sup>1</sup>

- (1) a. 他的老師很關心學生。　【定語，領屬短語】
- b. 他的車保養得很好。　　【定語，領屬短語】
- (2) a. 他的老師當得很盡責。　【準定語，動名詞短語】
- b. 他的車開得很穩當。　　【準定語，動名詞短語】

四縣客家話利用「个」字短語表達領屬，比如(3)「个」即是標準的定語用法，得到領屬語義詮釋。<sup>2</sup>一如同國語，「个」也有準定語的用法如(4a)所示，相當於國語「的」同樣起著名物化作用。例(4)不僅看出四縣客家話的動名詞短語用法，還可見「个」字動名詞短語呈現主語、賓語不對稱性(subject-object asymmetry)，必須位於賓語才合語法。一旦放到主語，「个」只能得出做為定語，解讀成領屬用法。

- (3) 佢（个）先生昨晡日請假。（他的老師昨天請假。）　　　　【領屬短語】

1 本文縮寫型式說明如下：

GP: gerundive phrase; sing: singular; NomP: Nominalized phrase; mvt: movement; RP: relator project ; FP: functional project.

2 臺灣客家方言大致可分為五支：四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其中四縣客家話和海陸客家話使用人口最多，四縣客家話主要分布於臺灣南部，更多資料請參看鍾榮富（2001），古國順（2005），徐正光（2007）。

Gi (ge) xinsang cobungid qingka.<sup>3</sup>

(4)a. 賓語：動名詞短語 / \*領屬短語

佢作佢个先生，爾作爾個學生。（他當他的老師，你當你的學生。）

Gi zo gi-ge xinsang, ngi zo ngi-ge hogsang.

b. 主語：領屬短語 / \*動名詞短語

#佢個先生作得一等好。（他的老師當得很好。/ \*他當老師當得很好。）

Gi-ge xinsang zo-tet id-den-ho.

有趣的是，單憑「主語、賓語限制」劃分似乎又太嚴，例如(5)「佢個客話」（他的客家話）不拘主語、賓語都可以充當動名詞短語使用，意即「個」並非表達領屬語義，而是準定語用法：

(5)a. 賓語：動名詞短語 / \*領屬短語

佢講佢個英文，爾講爾個客話。（他說他的英文，你說你的客家話。）

Gi gong gi-ge in-vun, ngi gong gi-ge hagha.

b. 主語：動名詞短語 / \*領屬短語

佢個客家話講得一等好。（他的客語說得很好。）

Gi-ge hagha gong-a id-den-ho.

本文針對表領屬的定語用法以及作動名詞短語使用的準定語，觀察四縣客家話、國語之間的相應現象，探討（準）定語的內部句法結構和語義詮釋，定位「的」句法地位。主要從三方面探討：1. 調查四縣客家話領屬短語和動名詞短語相關用法，並和國語相對比，釐清方言中名物化不對稱現象，找出其中的分布限制。2. 觀察其他方言定語和準定語用法，發現定語依照不同功能選用相應詞彙，顯示「的」必須做細部的分析；再對照文獻中關於「的」的歷史發展，也支持「的」的多樣性起自不同的歷史來源。3. 本文引進名物化參數化（請參看鄧思穎 2008, 2009, 2010），以及述語反轉（Predicate Inversion，請參看 den Dikken 2006 : Moro 1997）兩種句法分析，討論領屬

3 文中客語拼音和對應客字參照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網站，103.12.22，<http://hakka.dict.ed.tw/> (2014.11.7 上網檢索)。

短語的定語「个」和動名詞短語的準定語「个」其內部句法結構，定位兩類結構「个」的語法功能，結合詞彙語義特徵和句法運作來分析名物化不對稱性。

本文架構安排依次為，第二節簡介本文應用的理論背景，並從共時和歷時兩軸線整理「的」多樣性；第三節呈現四縣客家話名物化現象，詳細描寫其句法特點和語義詮釋。第四節提出我們的分析，採取名物化參數化和述語反轉分析，探討四縣客家話動名詞短語和領屬短語一系列語法現象，發掘出箇中語法原則。第五節總結本文論述。

## 二、分與合：方言與歷史中的「的」

這一節嘗試透過方言比較和歷史比較兩條線索，來釐清現代「的」繁複的語法現象。首先，觀察各方言中「的」的對應用法，方言趨向採取分工策略，依照不同功能用法選用不同的詞彙。其次，反觀國語「的」具備多重語法功能，誠如學者考察古漢語中歷史起源，「的」彙合古漢語種種定語用法於一詞，構成現在漢語的複雜度。

方言使用不同的詞彙表達國語「的」，通過比較常州話、煙臺話、上海話和閩南語，發現方言「的」分工原則十分相似，領屬義定語為核心，依各語言再發展出其他用法。當中又以“*de*”或“*ge*”呈現跨方言通性，尤其是“*ge*”方言之間的寫法雖然不見得一致，如上海話記作「格」，而在四縣客語、煙臺話、常州話則為「个」，卻是跨方言的通用詞彙。除了通用的「个 / 格」，方言進一步選用不同詞彙來分擔定語其他用法，以下將循序一一介紹。<sup>4</sup>

首先看到常州話，定語標記是「个」和「佬」，一般情況下允許兩者交替使用如(6a)，可以選用「个」或是「佬」，不至於產生詞義差別。然而，兩者仍有細微的分工，例如(6b)關乎行為、動作「吃的」或者程度「黑漆漆的」，只能用「个」；相反地，若是描述靜態狀態，如單純的色彩值如(6c)中的「黑」，則只使用「佬」。換句話說，常州定語標記分工以述語類型為判定標準，依照靜態 (stative)、動態 (dynamic) 判斷定語標記使用「个」或者「佬」。

4 文中常州話、煙臺話、上海話等方言語料參自 2011 年 6 月 8-9 日香港中文大學「漢語方言定語助詞研討會」。

## (6)常州話：个（行爲、動作、程度）、佬（人、事物、狀態）

- a. 男佬 / 男个（男的）；鋼佬 / 鋼个（鋼的）
- b. 吃个 / \*吃佬（吃的） 下來个 / \*下來佬（下來的）  
黑乎乎个 / \*黑乎乎佬（黑漆漆的）
- c. 黑佬 / \*黑个（黑的）

煙臺話同樣具備兩種定語標記「的」和「个」，大體而言兩者也可以互相替換如(7a)和(7b)。即便「的」和「个」看似重疊性高，「个」的使用層面比「的」還來得寬廣，試比較(7c)至(7e)：若用在標示身分、親屬關係，或是帶有動作性的語詞，必須使用「个」才行，而無法用「的」替換。此處似乎產生新舊定語標記之間交互競爭，「个」屬於方言詞彙底層，除了保留部分用法，泰半可和國語相通的「的」共同合作。

## (7)煙臺話：「的」、「个」

- a. 涼絲兒絲兒个 / 的風。（涼絲絲的風。）
- b. 兮甜兮甜个 / 的桃兒。（很甜的桃。）
- c. 他个 / \*的老師。（他的老師。）
- d. 倏个 / \*的妹。（我的妹妹。）
- e. 他个 / \*的睡一般個人兒比不了的。（他的睡一般人比不上的。）

兩類定語標記之間替換性和競爭性也見於上海話的「拉」和「格」：「拉」作為領屬標記常和複數代詞同音，例如(8)第一、三人稱複數標記用「拉」，但是再帶上名詞隨即產生領屬語義。

## (8)上海話：「拉」，領屬標記（不可分離）

- a. 我（1<sup>st</sup>，單數，我）；阿拉（1<sup>st</sup>，複數，我們）；阿拉爺（我的爸爸）
- b. 儂（2<sup>nd</sup>，單數，你）；儕（2<sup>nd</sup>，複數，你們）；儕屋裡（你 / 你們的家）
- c. 伊（3<sup>rd</sup>，單數，他）；伊拉（3<sup>rd</sup>，複數，他們）；伊拉學校（他 / 他們的學校）

然而，有一類領屬關係中反而不用「拉」，轉用「格」作為標記，如(9)各例。細看之下不難發現兩種領屬標記「拉」、「格」相互分工，「拉」使用範圍僅限於親屬關係，必須存在不可分離的領有關係 (inalienable possession relation)，

「格」則用在一般的領屬關係，如(9)之中的部分整體（part-whole relation）、可轉移的領有關係（alienable possession relation）等。

(9)上海話：「格」，領屬標記（可分離、部分群體）

- a. 昨天買格蘋果（昨天買的蘋果）；上海格汽車（上海的汽車）
- b. 伊格第二本書（他的第二本書）；我格先生（我的老師）

相似的分工現象也出現在臺灣閩南語定語標記系統，有別於上述方言以選用不同的詞彙來分辨，臺灣閩南語利用調值（tone）區辨兩類不同功能的定語標記，如(10)所示。當用於修飾或表達領屬意義，使用  $e^{5/7}$ ，而其餘用法則使用  $e^0$ （請參看 Li 2012）。兩者還可以互相迭加成為(11)各例，依序為  $e^0 - e^5$ 。

(10)臺灣閩南語： $e^0$ ，名物化標記（nominalizer） vs.  $e^{5/7}$ ，修飾標記（modifier）

- a. 這本冊是別人  $e^5$ 。（那本書是別人的。）
- b. 自己生  $e^0$ ，替人畜  $e^0$ 。（自己生的，替別人養的。）

(11)a. 自己生  $e^0 e^7$  脾氣不好，分來  $e^0 e^7$  脾氣卡好。

（自己生的的脾氣不好，分來的的脾氣比較好。）

b. 這本冊是彼個精  $e^0 e^5$ ，彼本冊是彼個憨  $e^0 e^5$ 。

（這本書是這個精明的的，那本書是這個傻的的。）

此外，例(11)更突顯了方言在比較語法的研究價值，國語的對應語義都用「的」，即出現「的-的」並列語序。藉由和方言比較，發現國語「的」分別對應到方言中不同型式，有助於理解語義差別，也有助於進一步分析。由此可見，清楚表達詮釋、理解語義，是促成方言採取分工策略的重要動機，也因而走向詞彙與功能一對一對應。

綜觀常州話、煙臺話、臺灣閩南語、四縣客家話以及上海話，可以看出其中細微的分工，而且方言各自選取不同的標準，整理如下表一：第一、從上海話「拉」、「格」分工，可見定語標記和領屬關係之親疏性、可分離性，息息相關；第二、語法功能性也是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如閩南語“ $e^0$ ”、“ $e^5$ ”和煙臺話「的」、「個」分工，分作修飾功能一組、關係化／名物化功能一組；第三、述語類型和語境也會造成詞彙選用不同，如常州話「個」、「佬」，動態

述語和靜態述語各自搭配不同的定語標記。透過方言比較，明顯看出國語「的」匯集各類定語、準定語，故而形成表層語言現象中「的」的複雜多功能現象。

表一 定語標記方言對比

	領屬關係		語法功能		述語類型	
	可分	不可分	修飾	名物化	靜態	動態
常州話	个 / 佬		佬	个	佬	个
煙臺話	个		个 / 的	个	的	个
上海話	格	拉	格		格	
臺灣閩南語	$e^{5/7}$		$e^{5/7}$	$e^0$	$e^0$	
國語	的					

相對於方言中的多樣性，國語「的」其實也可見相似的現象，只是方言的多樣性仍發生在共時層面，「的」則展現在歷時層面。朱德熙（1982）認為現代漢語的「的」和「地」代表不同的語素：副詞尾綴、狀態形容詞的尾綴，以及結構助詞。就歷史來源來看，「的」和近代漢語「底」關係密切，梅祖麟（1988）以《敦煌變文》和《祖堂集》為本進行考察，發現「底」在《敦煌變文》主要有四種用法：1. 動詞之後，如「鬥不著底」（鬥不著的）；2. 動詞和賓語之間，如「修底因」（修的因）；3. 形容詞和賓語之間，「好底事」（好的事）；4. N 底，如「上頭底」（上頭的）。就句法分布而言，《敦煌變文》中「底」以句中位置為主，《祖堂集》則可以出現在句中以及句末，推測「底」取代「之」而獲得句中位置，然後再蔓延到句末位置。這些功能最終都彙集到現代漢語「的」。

馮春田（1991）、曹廣順（1995）也抱持相似看法，認為「的」依照所搭配的詞類應該有三種來源——「之」、「者」、「許」。觀察(12)至(14)可以發現，「者」可以使用在代名詞、序數或形容詞，而到了唐宋時期這些用法轉而由「底」擔任，意即「底」取代「者」的用法，產生了詞彙替換的現象，而最後「的」又再次取而代之，全面取代「底」。此外，現代漢語「的」有一部分用法可能源自中古漢語的「許」（請參看曹廣順 1995），如(14)這類「名詞 + 許」。換言之，不同位置的「的」起自不同的來源：名詞前作定語的來自「之」、動詞和形容詞之後的來自「者」、名詞之後的來自「許」。

- (12) 者 a. 代詞： 竹園皆我者。〈寒山詩〉

- b. 序數或量詞： 第一者爲雋永。《茶經》
- c. 形容詞： 好者端的是好，惡者端的是惡。《朱子》

- (13) 底 a. 代詞：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幹汝事。《潭州語錄》  
 b. 形容詞：忽遇不淨底作摩生？《祖堂集》

- (14) 許 a. 此一封書是汝釋種摩那摩許，遣我送來。  
 b. 此一封是尼樓馱許，此一封是難提迦許……。

由上討論可見，各家研究雖然對於「的」字來源看法不盡相同，卻不約而同指向一項重要觀點，即現代漢語「的」至少不只一個來源，依照「的」句法分布位置、「的」所帶上賓語的詞類類型，各有不同的歷史來源。無疑地，「的」的語法化過程還需要更詳盡的研究，然而「的」歷史考察並非本文重心，而是希望透過歷史現象和方言現象相對照，突顯「的」在方言中所見的一對多現象並非偶然，相同情況也出現在歷時研究。誠如表一所示，方言大致依照不同語法功能、語義標準，選用不同的詞彙，呈現分工現象。國語「的」反倒像是這多種用法匯流，也就導致其語言現象複雜性。總體而論，「的」主要的分界大致以定語用法為核心再向外擴展，方言的分工也是以此為基調，定語用法為主線，再因不同語言演化出其他用法。下一節將利用方言現象，澄清現代漢語「的」定語之外的語法功能，焦點放在用於名物化的準定語，探討國語、客家話、粵語相對現象。

### 三、四縣客家方言的名物化

鄧思穎（2008, 2009）已經注意到，國語動名詞短語不拘於主語、賓語位置，如(15)所示；然而，南方方言卻有明顯句法分布限制，只允許位於賓語位置的用法，一旦放到主語位置馬上造成不合語法，造成(16)和(17)對比，呈現出清楚且一致的主語、賓語不對稱現象：

- (15) a. 他走他的陽關道，你走你的獨木橋。 【國語】  
 b. 他的老師當得好。
- (16) a. 渠讀渠个書。(他讀他的書。) 【邵東湘語】

- b. \*渠个老師當得好。(他的老師當得好。)
- (17) a. 渠讀渠个書。(他讀他的書。) 【溫州吳語】  
     b. \*渠个先生當好好。(他的老師當得好。)
- (18) a. 伊讀伊的冊。(他讀他的書。) 【臺灣閩南語】  
     b. 伊的老師當甲好。(他的老師當得好。)
- (19) a. 佢讀佢嘅書。(他念他的書。) 【香港粵語】  
     b. \*佢嘅老師作得好。(他的老師當得好。)
- (鄧思穎 2008, 例(9-12)、(17-20))

本文調查的四縣客家話一如上述南方方言特色，名物化現象同樣不如國語發達，不僅是要考慮主語、賓語不對稱性，「个」（的）後置名詞的詞彙語義特徵也是關鍵影響因素。首先，就主語、賓語對比來說，四縣客家話動名詞短語和其他南方方言相似，呈現主語、賓語不對稱現象，一旦將動名詞短語從賓語位置放到主語位置，句子隨即不合語法，如(20a)、(20b)對比：

#### (20) 四縣客家話

- a. 佢行佢个路，爾過爾个橋。(他走他的路，你過你的橋。)  
     Gi hang gi-ge lu, ngi go ngi-ge kieu.  
     b. \*阿明个先生作得一等好。(阿明當老師，當得很好。)  
     Amin-ge xinsang zo-a id-den-ho.

此外，四縣客家話動名詞短語的主語賓語不對稱性更牽涉「个」字補語的詞彙特徵 (morphological feature) (請參看 Greenberg 1963; Harley and Ritter 2000)。試比較(21)、(22)：若「个」字補語屬於 [+有生性] ([+animate]) 如(21)，具有指向個體的可能，主語位置的「个」字短語只能作為領屬短語，表達人際或親屬關係，整個「个」字短語語義指向為一「個體」 (individual)。相反地，若是像(22)的「佢个客話」(他的客家話)、「他的生意」(他的生意)，「个」搭配的名詞「客家話」、「生意」，其詞彙特徵屬於 [-有生性] ([−animate]) 指向動作事件，不拘位處賓語或是主語，反倒都可解讀為動名詞短語，指「他所說的客家話」、「他所經營的生意」，「个」字短語指向一類動作行為 (activity)。

- (21)a. 阿明要好好地做佢个先生 / 佢个頭家。【有生賓語：領屬短語 / 動名詞短語】

Amin oi hoho-e zo gi-ge xinsang/ gi-ge lai-e.

(阿明<sub>i</sub>要好好當他<sub>\*i/j</sub>的老師、他<sub>\*i/j</sub>的老闆。)

(阿明<sub>i</sub>要好好當他<sub>i</sub>的老師、他<sub>i</sub>的老闆。)

- b. 佢个賴子 / 佢个妹子做得盡賢孝。 【有生主語：領屬短語】

Gi-ge lai-e/gi-ge moi-e zo-a qin hien-hau.

(他的兒子 / 他的女兒當得很孝順。)

- (22)a. 佢打佢个嘴鼓，爾飲爾个茶。 【無生賓語：動名詞短語】

Gi da gi-ge zui-gu, ngi lim ngi-ge ca.

(他聊他的天，你喝你的茶。)

- b. 佢个生理作得盡順溜。 【無生主語：動名詞短語】

Gi-ge senli zo-a qin sunliu.

(他的生意作得很順利。)

(21)、(22)對比指出主語、賓語不對稱仍不足以適切描寫客家話動名詞語言現象，必須把「个」字補語的詞彙語義特徵也列入考慮，意即不對稱現象發生在補語為有生性名詞組，帶有[+有生性]詞彙特徵。因此，如上述(21)是所指的物件為「人」，可以觀察到主語、賓語不對稱性。同理，「个」字補語指向動物範疇，同樣也發現類似的不對稱現象，如下(23)、(24)中國語和四縣客語例子。國語「張三的馬」可以有兩種解讀：一為領屬義定語結構，描述屬於張三的這匹馬，領有者和領有物的關係；一為名物化動名詞結構，用來說明張三養馬的行為活動。然而在四縣客家話裡卻只有領屬解讀成立，而沒有名物化用法，歸究其原因是補語的詞彙特徵帶著[+有生性]，屬於有生性名詞。

### (23) 國語

- a. 張三的馬贏過好幾次比賽。 【領屬短語】

- b. 張三的馬養得好。 【動名詞短語】

### (24) 四縣客語

- a. 佢个狗仔盡得人惜。(他的狗很可愛。) 【領屬短語】  
 Gi-ge gien-e qin ded-ngin-xiag.
- b. \*佢个狗仔畜得盡好。(他的狗養得好。) 【動名詞短語】  
 Gi-ge gien-e hing-ga qin-ho.

藉由上述討論可見得方言的名物化不如國語發達，限制條件除了句法位置，也需要考慮辭彙語義特徵。客家方言提供更細緻的觀察角度，無生性詞彙加上「个」允許構成動名詞，並且一如國語，可自由地出現，不受賓語、主語位置限制；反之，若是有生性詞彙，此時客家話反倒和粵語相似，出現在主語位置只能詮釋作領屬短語、指向個體，動名詞短語局限在賓語位置。這兩項因素——主語、賓語位置、詞彙語義特徵，導致的動名詞不對稱性現象，整理成表二。我們可以更清楚看見粵語整齊的主語、賓語對比，四縣客家話需要同時考慮詞彙語義特徵和語法位置，而國語的動名詞則相對寬泛而發達。

表二 動名詞短語分布

			詞彙特徵	
			[−有生性]	[+有生性]
香港粵語	分布位置	主語	*	*
		賓語	v	v
四縣客家話	分布位置	主語	v	*
		賓語	v	v
國語	分布位置	主語	v	v
		賓語	v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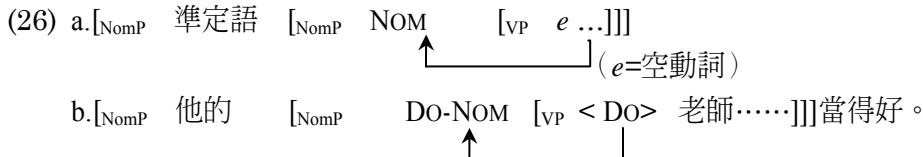
#### 四、語言差異探究

上一節透過語義詮釋、句法分布以及方言現象，清楚可見領屬短語和動名詞短語之間的對比，尤其方言的動名詞短語格外受限，其中道理確實值得深入討論。影響動名詞合法度的原因除了在客家話所觀察的詞彙語義特徵，句法結構也是重要關鍵。因此，本節繼而從句法角度來探討主語賓語不對稱現象。關於動名詞短語的句法結構，我們延續移位的觀點來探討四縣客家話，

並且和國語相對照，結合詞彙語義特徵和句法運作，嘗試解釋領屬短語、動名詞短語，看似一體兩面的有趣現象。

### (一) 名物化參數分析

從句法層面來看，移位分析理論主張動名詞短語（NomP）是由動詞短語（VP）和名物化中心語（Nominalizer, 縮寫為 Nom）組成，名物化中心語以動詞短語作為補語，進行名物化（nominalization）（請參看 Huang 1997；黃正德 2008；鄧思穎 2008）。名物化中心語本身帶有驅動詞上移的句法特徵，故而動詞上移與名物化中心語結合，構成動名詞短語，圖解如(25)。其中，國語的名物化中心語甚至允許不具語音型式的空號動詞上移（empty verb），例如(26)中引介施事者的輕動詞“Do”（請參看 Huang 1997；Lin 2001），最後構成的所謂的準定語結構，「他的老師」詮釋為「他當的老師」。



鄧思穎（2009）進一步提出，名物化中心語中是否帶有促發動詞上移的句法特徵，決定了語言中名物化能否成立。上節中例(16)至(19)中邵東湘語、溫州吳語等南方方言缺少這類句法特徵，導致(26b)中的名物化句法運作無法完成，主語位置動名詞也就不合語法。<sup>5</sup> 然而從南方方言的例子中，我們發

5 為方便參閱，例子重複如下：

(16) 邵東湘語

a. 渠讀渠個書。(他讀他的書。) b. \*渠個老師當得好。(他的老師當得好。)

(17) 溫州吳語

a. 渠讀渠個書。(他讀他的書。) b. \*渠個先生當好好。(他的老師當得好。)

(18) 臺灣閩南語

a. 伊讀伊的冊。(他讀他的書。) b. \*伊的老師當甲好。(他的老師當得好。)

(19) 香港粵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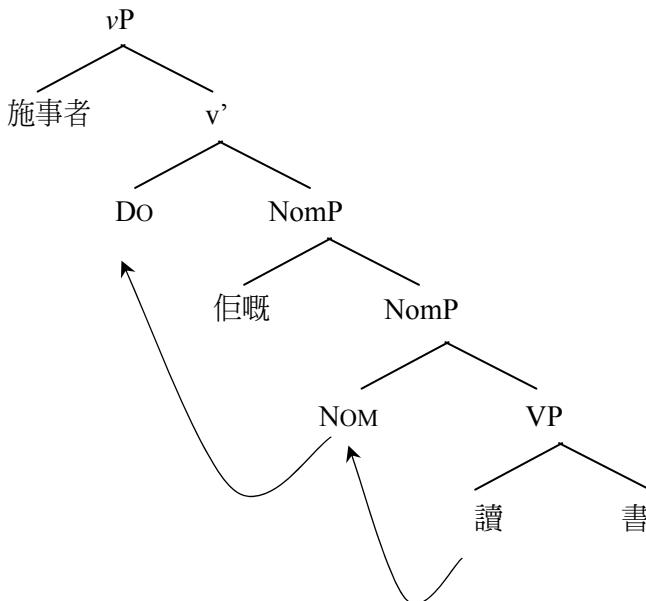
a. 佢讀佢嘅書。(他念他的書。) b. \*佢嘅老師作得好。(他的老師當得好。)

現動名片語並非全然遭到排除。若動名詞短語改置於賓語位置，句子便可以成立。其中原因在於賓語位置享有地利之便，名物化中心語位在動詞移位的中繼移入點，如(27)所示。凡是移位，特別是動詞移位這類中心語移位，必須遵守中心語移位限制（Head Movement Constraint，請參見 Travis 1984），循序移位不能跳過任何中繼移入點。因此，動詞得先移入動名詞中心語，再與引介施事者的輕動詞“Do”結合，此時動詞有機會移入名物化中心語，使得賓語成為南方方言動名詞短語最理想的出現位置。

- (27) a. 主語 DO [NomP 準定語 [NomP NOM [VP V 賓語]]]

（鄧思穎 2009，例(36)）

- b. 佢讀佢嘅書。（他讀他的書。）



四縣客家話的名物化現象，雖然不如國語發達，但是比起香港粵語、溫州吳語、邵東湘語，分布卻相對寬廣，如(28)、(29)。客家話中帶有[-有生性]的詞彙不拘位在主語、賓語都有機會構成動名詞；反之， [+有生性] 詞彙則一如其他南方方言局限在賓語位置。根據這種不對稱，我們必須把上述句法理論和詞法語義特徵概念相結合，即結合句法上促發動詞移位特徵和詞法

上[±有生性]詞彙特徵。

- (28)a. 阿明要好好地做佢个先生 / 佢个頭家。【有生賓語：領屬短語 / 動名詞短語】

Amin oi hoho-e zo gi-ge xinsang/gi-ge lai-e.

(阿明<sub>i</sub>要好好當他<sub>\*i/j</sub>的老師、他<sub>\*i/j</sub>的老闆。)

(阿明<sub>i</sub>要好好當他<sub>i</sub>的老師、他<sub>i</sub>的老闆。)

- b. 佢个賴子 / 佢个妹子做得盡賢孝。 【有生主語：領屬短語】

Gi-ge lai-e/ gi-ge moi-e zo-a qin hien-hau.

(他的兒子、他的女兒當得很孝順。)

- (29)a. 佢打佢个嘴鼓，爾飲爾个茶。 【無生賓語：動名詞短語】

Gi da gi-ge zui-gu, ngi lim ngi-ge ca.

(他聊他的天，你喝你的茶。)

- b. 佢个生理作得盡順溜。 【無生主語：動名詞短語】

Gi-ge senli zo-a qin sunliu.

(他的生意作得很順利。)

(= (21)、(22))

假設四縣客家話的名物化中心語並非一概缺乏促發動詞上移特徵，而是需要適切的搭配條件將其啓動為「活性特徵」(active feature, 請參見 Chomsky 1999, 2001)，此一條件即是[−有生性]詞彙特徵，圖示如(30)。當所選擇動詞組的補語具有[−有生性]詞彙語義特徵，就能夠啓動名物化中心語中驅動動詞移位特徵，使其成為活性特徵，[+V-mvt]，動詞就能比照如國語中的(26)，上移至名物化中心位置，構成動名詞短語，因而無所謂主語、賓語限制。相反地，若是該句補語是[+有生性]情況如(31a)，客家話的驅動動詞移位的特徵無法被啓動為活性特徵，[−V-mvt]，則呈現類似於粵語類型，名物化中心語只能仰賴處在移位中繼點的特殊位置，即賓語位置如(31b)，才可能構成動名詞短語用法。主語位置的「个」字短語，只能理解作如(31c)一般的領屬短語結構。

- (30) 主語動名詞短語：準定語

佢个客語講得一等好。（他的客語說得很好。）

Gi-ge hagha gong-a id-den-ho.

[NomP 佢个 [NomP DO<sub>i</sub>- NOM<sub>[+V-mvt]</sub> [VP t<sub>i</sub> 客話<sub>[-animate]</sub> ]]] 說得好。

(31)a. \*主語動名詞短語：準定語

\*佢个先生作得一等好。（\*他當老師當得很好。）

Gi-ge xinsang zo-tet id-den-ho.

\*[NomP 佢个 [NomP DO<sub>i</sub>- NOM<sub>[-V-mvt]</sub> [VP t<sub>i</sub> 先生<sub>[+animate]</sub> ]]] 作  
得好。

b. 賓語動名詞短語：準定語

佢作佢个先生（，爾作爾個學生。）（他當他的老師（，你當你的學生。））

Gi zo gi-ge xinsang, ngi zo ngi-ge hogsang.

佢作 [NomP 佢个 [NomP NOM<sub>[-V-mvt]</sub> [VP t<sub>i</sub> 先生<sub>[+animate]</sub> ]]]。

c. 主語領屬短語：定語

佢个先生作得一等好。（他的老師當得很好。）

Gi-ge xinsang zo-tet id-den-h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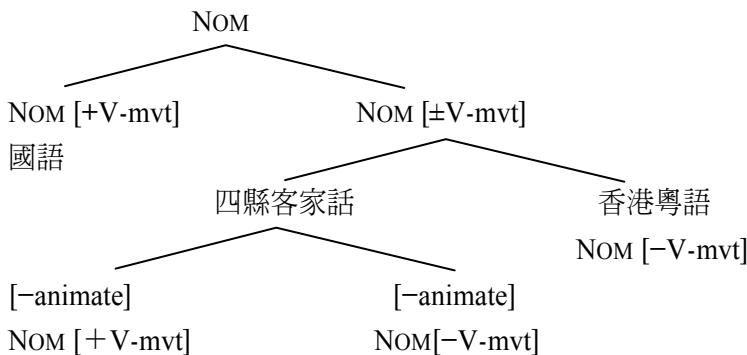
[DP 佢个 [NP 先生]] 作得好。

換言之，客語的主語、賓語不對稱發生在當「個」帶上有生性補語的情況下，此時，只有賓語才得到動名詞短語的詮釋。就句法層面而論，賓語動名詞短語位在動詞中心語移位的路徑上，根據循序移位要求，動詞就有機會移入名物化中心語，完成動名詞短語句法運作。相對地，若動名詞出現在主語位置，不在移位路徑上，無從借助動詞中心語移位，來構成動名詞短語。其次，從語義層面考量，客語傾向把主語「個」字短語詮釋為領屬義，整個短語指向個體、擔任動作者（Actor）或施事者（Agent），構成典型的論元結構。<sup>6</sup>因此，主語、賓語不對稱性根源於客語的名物化不像國語已經充分發展，必須通過語義選擇，並且仰賴特定句法環境。

6 回覆匿名審稿人提問，何以有生性對於名物化句法運作產生影響，會有主語、賓語不對稱性。

藉由比較語法，我們對於參數化分析中，名物化中心語的驅動動詞上移特徵，可以再做更細緻的設定，簡示如(32)：若呈現絕對性的主語、賓語不對稱現象，如邵東湘語和香港粵語等南方方言，其名物化中心語中驅動動詞移位的特徵完全不起作用，屬於惰性特徵（inactive feature）。四縣客家話的名物化中心語漸漸走向國語，在適切環境之下，就能驅動動詞上移特徵成為活性特徵，促發動詞移動，構成動名詞短語。在此要求的是[一有生性]詞彙語義特徵，無生性名詞如「客家話」要比有生性名詞如「老師」，更能得出作動作行為詮釋，符合動名詞短語語義解讀，成為其合適的句法環境。

(32)



上述分析把客語名物化參數設定，建立於有生性詞彙特徵，乍看之下似乎有過於武斷之嫌，何以有生性成為核心因素？事實上，這種選擇關係有其道理，甚至還有發現跨語言相似現象。一般而言，有生性或指涉人類的名詞帶有意志（volitional），在事件中較能掌握事態發展，成為致使者、施事者典型類型。在認知上，動物性、人類等帶有有生性特徵的對象，便成為語義核心的成分之一，對於語法運作具有特定影響，如客語的名物化。已知客語名物化不像國語般發達，假設其仍處在發展階段，避免語義顯著的成分，意即有生的致使者、施事者，成為語法運作對象，讓其保持原有作為致使者、施事者典型用法，因而形成在客語所見的有生性限制。反之，若是名物化已經發展完成，如國語，則不受這項限制影響。

國語「的」語法功能複雜，相對之下，方言的定語標記則傾向分工策略。方言中的名物化雖然不如國語發達，但是各方言有其發展起點。對客家話而言，有生性成為關鍵指標。值得注意的是，有生性對於語法運作帶來的影響，

還可以在其他語言找到例證，呈現跨語言共通性。比如，數量標記的語言類型差異，部分語言選擇只標記有生名詞，也有語言甚至只標記指涉「人」的名詞。然而，數量標記系統的語類類型差異並非亂無章法，而是呈現有生性階層（Animacy Hierarchy，請參看 Corbett 2000），如下(33)所示：

- (33) speaker > addressee > 3PERS > kin > human > animate > inanimate

數量標記在於突顯名詞語義特徵，甚至會影響句法對協系統（agreement），有生性越高、語義顯著性越高，成為數量標記首要對象。名物化恰好相反，一旦以動名詞理解，指向對象從個體轉為動作事件，實質語義度降低，造成客語名物化和數量標記系統形成鏡像對比，逆循有生性階層，有生性愈低愈可進行名物化，而有生性名詞位置階層之頂，因而名物化無法成立。

有生性於句法運作負向選擇不僅發生在客語名物化，也在義大利語。試觀察(34)，有生性決定義大利語中動句（middle construction）是否成立，主語位置排斥有生名詞（Cinque 1988）。然而，無論是正向選擇、負向排斥都說明有生性於句法運作的影響，不僅單一發生在客語，更是跨語言通性。

- (34) \*Io mi trasporto facilmente.

I REFL transport easily

‘I’m easy to transport.’

國語雖然在名物化現象沒有有生性限制，但是在主題結構（topicalization construction）也可發現相似對比。試比較如(35)，位於關係句中的回指代名詞能和主題位置的先行語建立共指關係，前提是該名組是有生性名詞。

- (35) a. 那个傢夥<sub>i</sub>, [我知道很多[ *e<sub>i</sub>* 不喜歡他<sub>i</sub> 的人<sub>i</sub>] ] 。

b. \*那本書<sub>i</sub>, [我知道很多[ *e<sub>i</sub>* 不喜歡它<sub>i</sub> 的人<sub>i</sub>] ] 。

- (36) 那本書<sub>i</sub>, [我知道很多[ *e<sub>i</sub>* 不喜歡 *e<sub>i</sub>* 的人<sub>i</sub>] ] 。

當主題是非有生性名組，關係句共指成分必須保持空號型式（empty pronoun），如(35)，一旦填入回指代詞隨即造成不合語法。從以上各語言間、不同句法結構可見有生性於句法運作的影響，不論是正向選擇、負向排斥，並非客語的單一特例，更是跨語言的共通現象。

## (二) 論「个」語法功能：一體兩面（敘述語和聯結語）

上節結合句法和詞法探討方言中動名詞受限的原因，其核心因素在於能否成功促動動詞移位到名物化中心語，而移位元理論也清楚演示了動名詞內部的句法運作。至此還有一個問題尚待釐清，也就是客家話「个」其語法功能，名物化過程中是承擔什麼語法作用呢？本節把焦點放在四縣客家話的「个」。「个」在「个」短語中的地位特殊，主要功能在於連結句法結構兩個成分，建立起語法關係，領屬短語和動名詞短語分別代表兩類語法關係：(37a) 中領屬短語以前置成分修飾後置成分，相反地，(37b) 的動名詞短語反倒像是後置成分描述前置成分，其修飾方向分別以箭號表示：

- (37) a. 佢 个 先生 (今晡日出差。) (他的老師今天出差。)

Gi ge xinsang (gin-bu-ngid cud-cai.)  
 ↑ (在老師的群體中，和他有「領屬」關係的)

- b. 佢 个 客話 (講得一等好。) (他的客家話講得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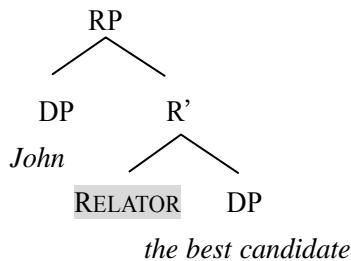
Gi de hagha (gong-a id-den-ho.)  
 ↑ (「他」本人在講客家話這方面的表現)

在討論客語現象前，我們先比較英語相似現象，如例(38)就曾經引起學界一系列討論（請參看 Bowers 1993；Rothstein 1995；Moro 1991, 1997；den Dikken 2006 等），看似只是表層語序對換的句子，卻產生互成鏡像的主述關係：(i) 主語—述語 (Subject-Predicate)；(ii) 述語—主語 (Predication-subject)：

- (38) a. John is the best candidate. (約翰是最佳候選人。) 【subject-predicate】  
 b. The best candidate is John. (最佳候選人是約翰。) 【predicate-sub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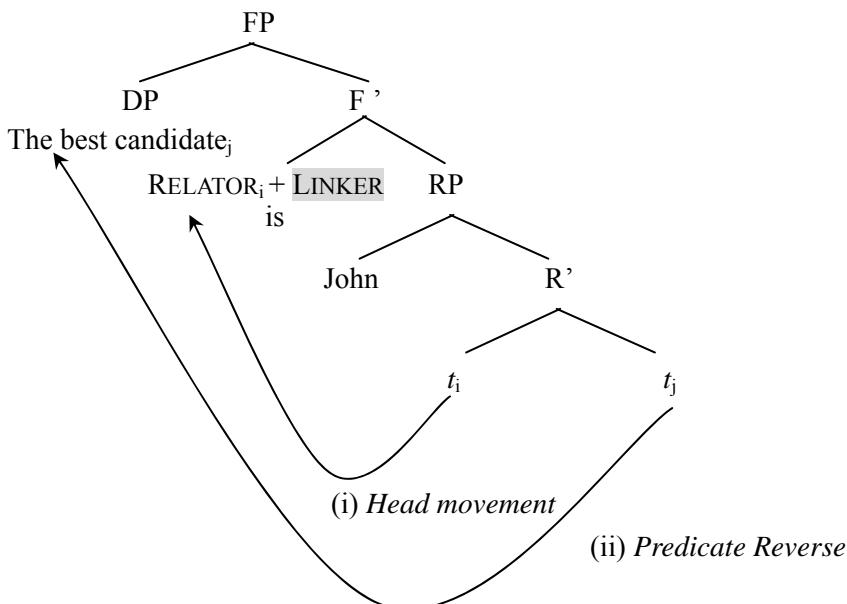
第一類的典型主述關係 (Subject-Predicate) 藉由「敘述語」(relator) 連結起主語和述語之間的句法、語義關係，敘述語作為連結的中心語不拘語類，功能在於聯繫起主語、述語之間的敘述關係（請參看 den Dikken 2006）。因此，(38a) 結構圖解如(39)，構成典型主述關係 (canonical predication)，述語位在結構補語位置。

- (39) John is the best candidate.



反觀(38b)，用來構句基本成分都相同，卻是呈現相反的主述關係和語序。文獻中將(38b)稱為「倒轉主述關係」(reverse predication)，述語反轉到主語之前，使得述語反而位在指示語位置 (Predicate-specifier)。此處在敘述語之上架接了另一個提供述語反轉的中心語——「聯結語」(Linker)，利用聯結語和述語之間的選擇關係，確保反轉述語不至於造成相關語法移位規範的違反，如近距限制 (locality，請參看 Chomsky 1986, Rizzi 1990)。(38b)句法結構和內部運作圖解為(40)：首先進行中心語移位，敘述語先上移到聯結語，再進行述語反轉，述語從原本結構補語位置移到指示語位置。

(40)The best candidate is John.



如此一來，利用述語反轉可以聯繫起(38)中顛倒語序和互為鏡像的主述關係，兩者源自相同的底層結構，端看是否進行了改變主述關係方向的「述語反轉」。在此結構中，繫詞(copular)語法功能格外重要，擔任樞紐地位——主述句的敘述語或是述語反轉句的聯結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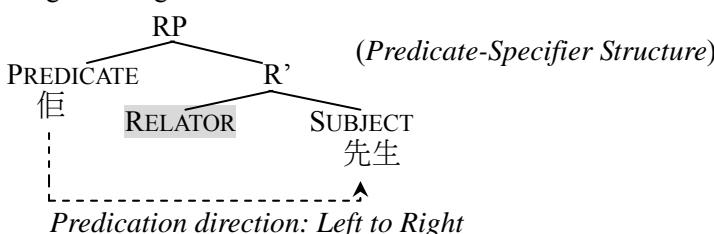
回到四縣客家話「个」字短語，領屬短語和動名詞短語之間對比現象，重述如(41)。此處「个」相當於聯繫兩成分的樞紐，語法功能可以理解為名詞性繫詞(nominal copula)，因而不無促成名詞結構述語反轉的可能性。其次，領屬短語和動名詞短語的修飾方向如同例(38)主述關係，形成鏡像對比，領屬短語表達是在老師的群體中，和他有領屬關係的，修飾方向由左至右，動名詞短語則是表達「他」本人在講客家話這方面的表現，修飾方向是由右向左。

- (41) a. 佢 个 先生 (今晡日出差。) (他的老師今天出差。) 領屬短語  
 Gi ge xinsang (gin-bu-ngid cud-cai.) \*動名詞短語  
 ↑ (在老師的群體中，和他有「領屬」關係的)
- b. 佢 个 客話 (講得一等好。) (他的客家話講得很好。) 動名詞短語  
 Gi de hagha (gong-a id-den-ho.) \*領屬短語  
 ↑ (「他」本人在講客家話這方面的表現)

首先，看到領語短語，此時「个」字短語屬於典型主述結構，述語位在指示語位置，可以由形容詞、代名詞甚至介詞來擔任，得到一般定語的用法。領屬短語的「个」字短語結構分析如(42)，「个」作為敘述語串連起名詞短語和所有者，傳達出領屬短語語義，主述關係方向由左到右，說明在老師的群體中，和他有領屬關係的個體。

- (42) 佢个先生 (作得一等好。) (他的老師當得很好。) 【領屬短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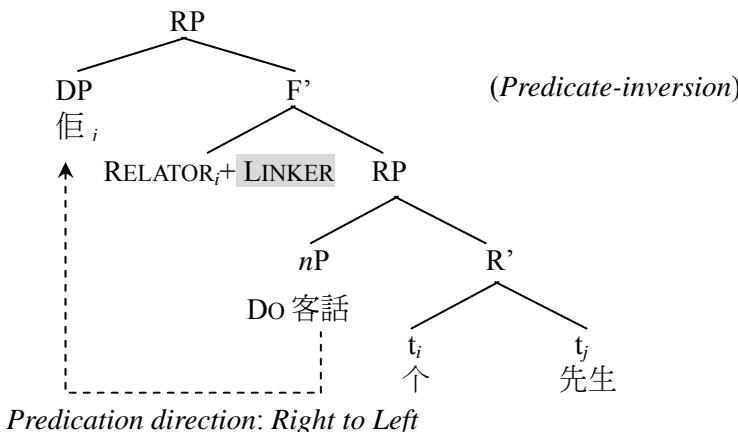
Gi-ge xinsang zo-a id-den-ho.



其次是動名詞短語結構如(43)，「个」（的）則作為聯結語使用，促成述語反轉。進行述語反轉之後，使得主述關係方向(43)和(42)中領屬短語形成鏡像關係，轉為由右到左，得出動名詞短語詮釋——說明主語「佢」（他）的行為表現。

(43) 佢个客話（講得一等好）。（他的客家話講得很好。）

Gi-ge hagha gong-ga id-den-ho.



截至目前，述語反轉分析成功地呈現出定語結構和動名詞結構看似一體兩面的現象，不僅能清楚詮釋兩者不同的主述關係，也能說明「个」的語法地位和相應的語法功能。我們還觀察到「个」作為敘述語和聯結語雙重語法功能，也影響了其省略性（optionality）。敘述語不一定具有語音型式，視其所在的語法環境需求而定；聯結語則由於牽涉述語反轉等移位，必須實質地體現，意即具以語音詞彙形態出現（請參看 den Dikken 2006）。四縣客家話現象確實驗證這樣對比，表達領屬的定語短語「个」如(44a)，尚可省略無損合法度。然而，(44b)中的準定語「个」在動名詞理解的「个」字短語當中，則成為結構上不可或缺的聯結語，不可省略否則隨即導致不合語法。

(44)a. 一大堆（个）貨腳。（一大堆（的）剩貨）（定語，顯性／隱性 敘述語）

Id-tai-doi (ge) fogiog

b. 阿明\*（个）畫虎謄。（阿明\*（的）吹牛）（準定語，顯性 聯結語）

Amin-ge \*(ge) fa-fulin.

其次，依照上述分析「个」承擔不同的語法功能，動名詞短語和領屬短語應當能相互組合，不會造成衝突。(45)驗證這項推測，並且得到兩種解讀方式，產生有趣的範疇互動，如(45a)名物化「个」範域大於領屬「个」，整個短語作動名詞短語使用；反之則如(45b)，領屬「个」則比名物化「个」獲得較大的詮釋範域，使得該短語反倒理解為領屬短語。

(45) a. 動名詞短語

[[佢个先生]个客話] 講得當一等好。(他的老師的客家話講得很好。)  
[[Gi-ge xinsang] ge hagha] gong-ga id-den-ho.

b. 領屬短語

[[佢个客話]个先生] ((教)他客家話的老師。/\*他的客家話老師。)  
[[Gi-ge hagha ] ge xinsang]

將(45a)、(45b)兩類組合結構進一步演示如(46)、(47)：(46)進行長程的述語反轉，使得(45a)的準定語取得較大的範域，整個「个」字短語獲得動名詞短語解讀，而兩個「个」也擔任不同的語法功能，第一個「个」作為領屬短語中的敘述語，第二個、外層的「个」則是動名詞短語中聯結語，分別標示為「个<sup>R</sup>」、「个<sup>L</sup>」；第二種可能性是進行較短程的述語反轉，如(47)中灰底處，此時領屬短語中的「个<sup>R</sup>」位在外層、詞序上第二個「个」，動名詞短語中「个<sup>L</sup>」反居第一位、內層位置，造成領屬語義範域較大，構成第二種解讀——(45b)中的領屬短語。

(46) [[佢个先生] 个客話]。(他的老師的客家話。) 【動名詞短語】

[<sub>FP</sub> [F' 个<sup>L</sup> [<sub>RP</sub> [<sub>nP</sub> DO 客話] [R' RELATOR [<sub>RP</sub> 佢 [R' 个<sup>R</sup> 先生]]]]]]]  
[<sub>FP</sub> [<sub>RP</sub> 佢个<sup>R</sup> 先生]<sub>i</sub> [F' 个<sup>L</sup> [<sub>RP</sub> [<sub>nP</sub> DO 客話] [R' RELATOR <sub>t\_i</sub> ]]]]]

(47) [[佢个客話] 个先生]。(他的客家話的老師。) 【領屬短語】

[<sub>RP</sub> [<sub>FP</sub> [F' 个<sup>L</sup> [<sub>RP</sub> [<sub>nP</sub> DO 客話] [R' RELATOR 佢] [R' 个<sup>R</sup> [先生]]]]]]]  
[<sub>RP</sub> [<sub>FP</sub> 佢<sub>i</sub> [F' 个<sup>L</sup> [<sub>RP</sub> [<sub>nP</sub> DO 客話] [[R' RELATOR <sub>t\_i</sub>] [R' 个<sup>R</sup> [先生]]]]]]]]

是否能進行述語反轉各語言標準不一，在於句法也可能是詞法限制(morphological restriction)（請參看 Moro 1997）。客家話傾向把「个」用作

敘述語建立典型主述關係，將整個短語解讀成領屬定語用法。若要將「个」理解為聯結語，來獲取動名詞短語的詮釋，其補語的詞彙語義特徵需是[−有生性]如「客話」（客家話）才行。若為[+有生性]如「先生」（老師），則多一層句法限制——只能出現在賓語位置。客家話詞彙特徵限制在述語反轉分析下，同樣可以得到解釋。不僅是領屬解讀「个」字短語句法運作相對經濟，更有語義考量。當「个」字補語為有生名詞，屬於語義顯著的成分，客語傾向把「个」字短語理解為領屬語義，特別是「个」字短語出現在主語位置，領屬義解讀使得整個詞組指向個體，而能擔任致使者、施事者。一來獲得最典型、無標的（unmarked）論元結構，二來也省於進行較複雜的述語反轉。這種傾向和 Southern Tiwa 附加現象相仿（請參看 Mardirussian 1975），句法運作傾向避免以語義顯著成分作為運作對象。上述對比根本原因在於客語的名物化仍屬特殊用法，不像國語已然屬於成熟且發達的句式，客語名物化必須符合特定條件下才能成立，即需要考量有生性和主語、賓語位置。

換言之，客語對比國語之所以在名物化運作產生有生性限制，可以歸溯在名物化發展進程。<sup>7</sup>一般而言，語法化常起於特定句法或語義環境，在發展期間更是需要滿足這類特定的條件，才能完成運作。客語比起國語在語音、辭彙以及句法都是較為保守，因此假設客語的名物化也未如國語已經發展完成，因而產生句法（主語、賓語不對稱性）、語義（有生性辭彙特徵）的特定要求。反之，國語名物化已然成熟，上述這些限制情況不會發生。倘若述語反轉分析可行，將有助於對定語結構理論，「个」具有雙重語法功能促成兩類

7 感謝匿名審稿人提問，讓本文能進一步思索和論證。臺灣四縣客語在名物化的限制歸因於名物化不如國語發達，甚至在廣東客語更加保守，必須同時滿足詞彙語義條件和句法條件，因此必須是出現在賓語位置的無生名詞充當「个」語，名物化才能成立，如下對比所示：

- (i)a. 佢講佢个話，爾做爾个事。（他說他的話，你做你的事。）無生賓語：動名詞短語
  - b. \*佢個客話講得一等好。（他的客語說得很好。）無生主語：\*動名詞短語
  - b.' 佢講客話講啊一等好。（他說客語說得很好。）
- (ii)a. 佢<sub>i</sub>作佢<sub>j</sub>个先生。（Top<sub>j</sub>，他<sub>i</sub>當他<sub>j</sub>的老師。）有生賓語：?領屬短語 / \*動名詞短語
  - b. 佢个先生作得一等好。（他的老師當得很好；\*他當老師當得很好。）無生主語：領屬短語 / \*動名詞短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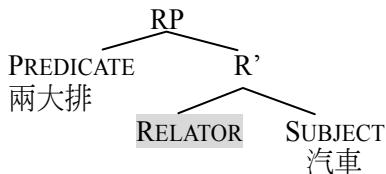
主述結構，導致領屬短語和動名詞短語仿若一體之兩面，呼應近年學者提出把定語結構看成句子結構縮影的概念（請參看 Belletti & Rizzi 1996；Bernstein 2001 等）。

對於名物化發展成熟如國語，定語標記「的」一如第二節文獻中所論述，推斷是多個詞彙語法功能的匯流。一般而言，「的」在句法結構主要功能是連結的兩成分，若在述語反轉的理論架構下，「的」是否具有雙重語法功能？作為敘述語構成領屬短語，以及聯結語構成動名詞短語呢？Zhang(2009, 2011)曾用主述關係分析集合量名片語(Collective Classifier Phrase)，數詞(numeral)和名詞(nominal)透過敘述語建立起兩者的量化關係，構成集合量名短語。以(48)為例，集合量詞「兩大排」放入指示語作為述語，和名詞「汽車」建立起主述關係，具體如樹狀結構圖(49)。

(48) a. 兩大排汽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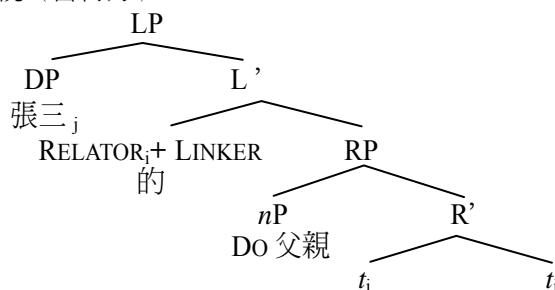
b. [RP [PREDICATE 兩大排 [RELATOR=Ø [SUBJECT 汽車]]]]]

(49)



敘述語不僅可以像(49)中呈現隱性，也可以體現顯性——「的」，例如：「兩大排的汽車(50)所示？一來能區分出準定語和定語「的」功能差異，二來也便於解釋語義的不同。能否適用還需要進一步推敲驗證，本文此處暫且不斷然下結論，僅提出另一種思考方法供日後繼續研究。

(50) 張三的父親（當得好）



## 五、結語

國語「的」用法多樣，作為定語表達領屬、修飾等，甚至能夠擔任準定語進行名物化。本文透過方言證據探討「的」多樣性以及不對稱現象，國語「的」的各種用法在方言中傾向以不同的詞彙表達，採取分工策略，動機在於明確表達定語的語義詮釋和句法功能；從歷史上來看，根據學者的考察「的」集合古漢語種種定語用法，使得國語「的」仿若彙集各類定語、準定語的用法於一詞，造成「的」複雜而多樣的語法現象。其次，我們透過四縣客家話的名物化現象，和國語相對照，探討準定語短語內部句法結構，結合句法運作和詞彙語義特徵來解析名物化不對稱性，將名物化參數化分析做更細緻的分項，也看出有生性語法特徵是名物化能否運作的條件之一，恰好與其他語言中的現象呼應，如數量標記、中動句、主題共指等。同時，本文引入述語反轉分析，定位客家話「个」和國語「的」句法地位，兩者都是結構中重要的樞紐。本文利用比較語法研究方法，提供了比較語法研究基礎，釐清動名詞短語和定語短語的句法結構和語義詮釋。

## 引用書目

### 近人論著

- 古國順等 2005 《臺灣客語概論》，臺北：五南出版社。
- 朱德熙 1982 《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 沈家煊 2006 〈「王冕死了父親」的生成方式——兼說漢語「糅合」造句〉，《中國語文》4: 291-300。
- 沈家煊 2007 〈也談「他的老師當得好」及相關句式〉，《現代中國語研究》9: 1-12。
- 徐正光 2007 《臺灣客家研究概論》，臺北：臺灣客家研究學會。
- 曹廣順 1995 《近代漢語助詞》，北京：語文出版社。
- 梅祖麟 1988 〈詞尾「底」、「的」的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9.1(1988.3): 141-172。
- 馮春田 1991 《近代漢語語法問題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教育部客家語辭典編輯小組 2004 《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網站，103.12.22，

- http://hakka.dict.ed.tw/ (2014.11.7 上網檢索)。
- 黃正德 2008 〈從「他的老師當得好」談起〉，《語言科學》7.3: 225-241。
- 鄧思穎 2008 〈形義錯配及名物化的參數分析〉，《漢語學報》4: 72-79。
- 鄧思穎 2009 〈他的老師當得好及漢語方言的名物化〉，《語言科學》8.3: 239-247。
- 鄧思穎 2010 〈「形義錯配」與漢英的差異——再談「他的老師當得好」〉，《語言教學與研究》3: 51-56。
- 鍾榮富 2001 《福爾摩沙的烙印，臺灣客家方言導論》，臺中：臺中圖書館出版。
- Belletti, Adriana and Luigi Rizzi, eds. 1996. *Parameters and Functional Heads: Essays in Comparative Syntax (Oxford Studies in Comparative Syntax)*.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rnstein, Joseph. 2001. "The DP Hypothesis: Identifying Clausal Properties in the Nominal Domain." In Mark Baltin and Chris Collins, eds., *Th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Syntactic Theory*. Malden, MA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pp. 536-561.
- Bowers, John. 1993. "The Syntax of Predication." *Linguistic Inquiry* 24.4(Autumn 1993): 591-656.
- Chomsky, Noam. 1986. *Barriers*. Linguistic Inquiry Monograph Thirtee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MIT Press.
- Chomsky, Noam. 1999. "Derivation by Phase." In *MIT Occasional Papers in Linguistics 18*. Cambridge, MA: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 Chomsky, Noam. 2001. "Beyond Explanatory Adequacy." *MIT Occasional Papers in Linguistics 20*. Cambridge, MA: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 Cinque, G. 1988. "On Si Construction and the Theory of Arb." *Linguistic Inquiry* 19.4(Autumn 1988): 521-582.
- Corbett, Greville G. 2000. *Numbe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n Dikken, Marcel. 2006. *Relators and Linker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Greenberg, Joseph H. 1966.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In Joseph H. Greenberg, ed., *Universals of Language*. Revised 2nd Edi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 73-113.
- Grimshaw, Jane. 1982. "On the Lexical Representation of Romance Reflexive Clitics." In J. Bresnan, ed., *The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Grammatic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 87-148.
- Harley, Heidi, and Elizabeth Ritter. 2002. "Structuring the Bundle: A Universal Morphosyntactic Feature Geometry." In Horst Simon and Heike Weise, eds., *Pronouns*:

- Grammar and Represent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23-39.
- Himmelmann, Nikolaus P. 2004. “Lexicaliz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pposite or Orthogonal?” In Walter Bisang, Nikolaus P. Himmelmann and Björn Wiemer, eds., *What Makes Grammaticalization? A Look from its Fringes and its Components*.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pp. 21-42.
- Huang, C.-T. James. 1997. “On Lexical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Projectio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3: 45-89.
- Li, Yen-hui Audrey. 2012. “*De* in Mandarin ↔ *e* in Taiwanese.”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33.1(2012.4): 17-40.
- Lin, Tzong-Hong Jonah. 2001. “Light Verb Syntax and the Theory of Phrase Structure.”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 Mardirussian, G. 1975. “Noun Incorporation in Universal Grammar.” *Proceedings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1: 383-389.
- Moro, Andrea. 1991. “The Raising of Predicates: Copula, Expletives and Existence.” In Lisa Cheng and Hamida Demirdache, eds.,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15: More Papers on Wh-Movement*. Cambridge, MA: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MIT, pp. 193-218.
- Moro, Andrea. 1997. *The Raising of Predic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uhalla, Jamal. 2004. “Semitic Relatives.” *Linguistic Inquiry* 35.2(Spring 2004): 288-300.
- Rizzi, Luigi. 1990. *Relativized Minimal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Rothstein, Susan. 1995. “Small Clauses and Copular Constructions.” In Anna Cardinaletti and Maria-Teresa Guasti, eds., *Small Clauses*.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pp. 27-48.
- Son, Minjeong. 2006. “Directed Motion and Non-predicative Path P in Korean.” Special Issue on Adpositions, ed. by Peter Svenonius, *Nordlyd: Tromsø Working Papers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3.2: 176-199.
- Travis, Lisa. 1984. “Parameters and Effects of Word Order Variation.” Ph.D. dissertation, MIT.
- Zhang, Niina Ning. 2009. “The Syntax of Relational-Nominal Second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Yuyanxue luncong* [Essays on Linguistics] 39: 257-301.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 Zhang, Niina Ning. 2011. “Numeral Classifier Structures.”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 Investigating the Syntax of the *De*-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Gerundives in Sixian Hakka

Jui-yi Zoey Chung\*

###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erundive constructions in Sixian Hakka and Mandarin Chinese. A fine syntactic structure is articulated to account for asymmetries within the gerundive constructions.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this paper adopts the movement approach to demonstrate syntactic operations in gerundive phrases, and further proposes that the subject-object asymmetries of Hakka gerundive phras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ge*-complement (Greenberg 1963, Harley and Ritter 2002). Such morphological features are crucial for the syntactic feature to be active and then successfully trigger V-to-Nom movement, building up the NomP (Huang 1997, 2008, Tang 2008). Moreover, the attributive-gerundive alternative *ge*-phrase exemplifies a case of Predicate Inversion (den Dikken 2006, Moro 1997), resulting from *ge*'s dual grammatical functions, Relator and Linker. *Ge* in attributive phrases serves as a Relator, establishing the predic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sessor and possessee, while serving as a Linker, the opposite role to the Relator, to project a specifier position for Predicate Inversion, giving the gerundive interpretation. Overall, this comparative study provides an ideal testing ground for the syntactic-semantic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gerundive and attributive phrases. More

---

\* Jui-yi Zoey Chung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 at Xiamen University.

interestingly, the animacy hierarchy is a crucial cross-linguistic factor in syntactic operations.

**Keywords:** Hakka, attributive, gerundive, predicate inversion, animacy hierarchy, comparative syntax

